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九六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六

(大陸外版·限中國大陸外發行)

編纂者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出版者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址 臺灣臺南縣柳營鄉八翁村九三之十號一樓

門市 臺灣臺南縣永康市復國一路四四三號

電話 八八六一六—六二二五二九五

傳真 八八六一六—六二二四五五六

郵撥 三一二八一三六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省業字第肆伍號

出版證號
版本記錄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本 五〇·七五印張

一九九七年六月初版一刷

國際標準書號 ISBN 957-99433-3-8

印製者 香港泰來亨國際有限公司

發行人 黃舒眉

集部定價 美金參萬貳佰參拾圓

ISBN 957-99433-3-8



9 789579 943338

US\$30230



集部第三九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金華文略二十卷(二)

〔清〕王崇炳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蘭谿唐氏刻乾隆七年金華夏之正修補本

.....一

分類尺牘新語二十四卷

〔清〕徐士俊 汪淇輯評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

.....三五九

而庵說唐詩二十二卷首一卷

〔清〕徐增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誥堂刻本

.....五三三

金華文略二十卷(二)

〔清〕王崇炳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

蘭谿唐氏刻乾隆七年金華夏之正修補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文略

二十卷》提要

金華文畧卷之七

東陽王崇炳虎文換錄

金華夏之正聖著重梓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論

詩論

范浚

孔子緝取周詩。上撫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援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詩論

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飲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斯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其是。

事。故不得不為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子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於寡不能自存。詩不言於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樛。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於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為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複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利之所以亡也。讀桑扈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采芣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者之華而知夷狄之侵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為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慚其變為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季立之禍也。讀采芣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者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自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盛德之脩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逸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

穿鑿遷就而自明也

湛于經術後學不能道一字

阮霞嶼

性論

范浚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卽心。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子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偽。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

性論

卷之七

性

性

性

性論

卷之七

性

性

性

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曰。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以善爲不足盡性者。以善爲性之用。而人生而靜之初。不可以惡名。亦不可以善名也。而不知寂然太虛。可名性體。亦可名善體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好善優於天。下一善而天下之理畢矣。崇性而抑善。則理學無實用矣。王崇炳

六國論

范浚

六國仰關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鬪。而壅制其敵也。當是時。天下稱強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于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蹙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二國。秦所禱祀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驅之入秦。以自救。是以秦常間齊楚之攻韓魏也。因得收韓魏以固。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韓魏之蔽。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驅千里。渡河踰漳。據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于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而秦計韓魏之心。亦且搖腕切齒於齊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恥質子割地。以事秦。而韓魏亦且自亡其脣。以相侵擾。是秦常鬪六國而

坐制其敵也。秦所以得鬪六國而坐制其敵者。患在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開從人之說。而合爲從。暮開衡人之說。而散爲衡。從散則離。衡成則疑。離則不相爲救。而反相圖。疑則雖相爲救。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嘗詐襲魏公子而破之。齊趙因亦數破魏兵。是不相與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者。楚也。是雖相爲救。而不相安也。此秦所以得間其異心。而攻鬪之也。若秦之爲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諸侯客子。憑軾結駕。西入關而納說者。皆所以敗從而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人成之。以間六國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敵。而兼天下乎。向使六國約從。計一定而不易。歲并力以忠秦。則秦人無與爲衡。而兵惟無出。出必恃所攻之。亦必自憂匹馬隻輪之不反也。是六國反得以蹙秦。一由谷而制其敵也。秦安得而攻鬪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伐敗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于宋。衡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妒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秦疾遣已憂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爲秦擒矣。尚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深于情事如指諸掌 阮霞庵

春秋論

范浚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之旨。湮鬱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輟誦。漫不曉為何等語。甚者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櫝還珠者也。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為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為之積也。唐盧仝善學春秋。束三傳于高閣。而抱遺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尊經。明聖人之旨為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左氏曰。脩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脩好謂哉。全則曰。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無王也。和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公會齊侯于讎。穀梁傳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于讎。豈禮也哉。全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于天子。而獻于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全則曰。齊為霸主。反獻捷于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責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全之說。若此類者。眾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複熟諦玩。然後知聖人

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天子使，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丘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為戎繫囚也。又以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嘗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實，故見伐于楚丘。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曰：「戎若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十

葉永

凡伯于楚丘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信經不信傳，為後世窮經者開一隻眼。阮霞嶼

大禹論下

呂祖謙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却其來勢之積，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已為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已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仍，故法不可以極，而弊嘗生於積美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羣焉居而已。夫其混焉生，羣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為用，甚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唯其利也，而昏於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窮於其才之不禦也。其爭也，而素於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於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奉於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無法也。下之人，無所奉於其上，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之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鳴呼，自其貴賤之無辭，彼此之不相為用，至於上得以取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廿

大禹

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不如袞。冕佩玉至其有袞冕。佩玉人始艱於白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不如袒。初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袞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於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益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廢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其秦也。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亦以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有所縱。而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

金華文畧

卷之七

七

大馬

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秦而嘆虞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

頗似東坡先生之文。俊健靈逸之氣。風馳電掣。捉之不得。是其天才初放時作也。王崇炳

成湯論

呂祖謙

言不足以孚乎民也。言出而民孚者。是必有孚於其先者焉。非言也。言焉而孚。未若不言之孚也。易之革曰。已日乃孚。又曰。未占有孚。蓋孚之於已日者。革而孚也。孚之於未占者。孚而革也。然則已日之孚。又不若未占之孚也。何者。求信於人者。是必難乎其信也。難信而信。非信也。中孚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夫子以爲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夫居室之言。若無與於千里也。而千里之外。應者。理之所在。不求孚而自孚也。君子烏可以言而求孚哉。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一語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舜徑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獄訟者。自來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同也。無他。孚焉而言焉。而孚。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嗟乎。以言孚人者。其出於季世之聖人也。蓋嘗讀書而至於湯。未嘗不悲湯之窮也。吾聞湯聖人也。奚爲而至於是也。湯居時之窮也。居時之窮而不能變。則益窮也。夫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易也。而奚以累乎湯。吾不悲湯處時之窮。而悲湯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湯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七

成湯

命。歷之者示民以不敢專之之辭也。又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示民以所未諭之辭也。又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者，責民以信而督民以必信之辭也。嗟乎！動天下之兵而加諸天下之主，其迹誠逆也。其理誠悖也。而曰：予不敢專，爾所未諭也。信之者賞，而違之者誅也。吁！迹逆而掩之以順，理悖而覆之以誠，如之何而冀民之孚也？吾固知非聖人之事也。而湯之心亦卒以不安。雖然，使湯安於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也。放桀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成湯

其人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也。身罪而心非後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身脫而心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何如也。嗟乎！此湯之本心也。而難以告夫人。吾觀當時曰：舍稽曰：其如台，非助桀之言也。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夫安於虐而不急以伐焉者何也？意者執於其好而不忍也。夫不忍以賊乎其君而上之人，誠忍焉。湯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湯處時之窮者也。雖然，此猶可也。湯之慙有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蓋憂無以爲後世之詞也。夫有所創而懲其述焉者，難免也。而湯顧憂之。湯非爲武王伐紂者設也。爲千萬世聖人者設也。夫自加乎人之君，而憂其子孫加於桀人。

是笑房杜者之智也。非爲匹夫匹婦復讎者之爲也。過非桀也。心非湯也。罪非紂也。心非武也。按湯之言，定桀之過，按武之訓，數紂之非，其禍不淺也。嗚呼！此湯所以終慙而不釋也。而虺之誥則曰：王無慙。天之錫於王者然也。民之戴於王者然也。王之聲色則不邇也。貨利則不殖也。其寬仁是信也。其大德是昭也。王奚慙哉？吁！虺之誥誠然也。湯然乎哉？吾固曰：湯處時之窮，未窮也。而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雖有百虺之誥，亦奚爲？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成湯
繼世爲君必有放伐理也。勢也。其局自湯而開，則不能無此一慙。不慙非聖人也。慙而不爲，亦非聖人也。天理

竝起必擇其一而棄其一者，所謂執兩而用中也。王崇

秦論

唐仲友

天下有不勝防之患。亦有必可防之理。不得其理。多爲之防。適足以啓天下之患。不可不察也。昔者秦皇可謂密于防患矣。天下之患。不在諸侯。則在權臣。不在權臣。則在宗室。外則有夷狄之侵陵。內則有姦雄之窺伺。五者古今之通患也。秦皇以并吞八荒之氣。震疊六合之威。并天下而一之。將傳之萬世。而不絕。於是罷侯置守。以絕諸侯之害。尊君卑臣。以削大臣之權。疎戚屬以弱諸侯之勢。南取百粵。北築長城。而却匈奴。以止夷狄之侵。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以杜奸雄之變。秦皇之心。自以爲了。然一變之業。突然而起。高力筆之材。乞巧所養之屬。盜弄國柄。殺嫡立庶。制天下之死命。扶蘇以冢嗣之資。蒙恬以宿將之重。迫于咫尺之詔。頽首就戮。而不敢抗。勝廣張隸之徒。殘胸繩樞之子。振臂大呼。豪傑響應。並起而亡秦族。章邯以百勝之兵。王離以世將之畧。挫于楚漢之鋒。輿尸而縛。而不能禦。此豈始皇預防之不及哉。所以防之者。非其理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五藏之動。六府之變。必有偏勝之處。然後疾病生焉。倘吾之元氣不失。其養又得。良醫以進其砭劑。雖有陰陽之寇。而無死凶之憂。如其不然。徒欲預爲之備。今日進某劑。平某藏。明日投某

藥。治某府疾。未生而元氣已耗。外邪客氣。乘虛而入。復使庸醫理之。幾何其不喪生耶。民心者。國之元氣也。賢材者。國之醫師也。善防患者。脩德以固民心。擇賢以遺後嗣。而天下之患。皆非所憂也。今秦不然。自商君之法。行專以刑名督責。爲政自起之戰勝。專以斬刈殺戮爲事。始皇得志。偃然自以爲功高。二代業盛。五帝乃焚詩書。殺學士。以危黔首。重賦斂。興力役。以毒天下。耦語者誅。誹謗者族。民不見德而刑戮是聞。朝無賢臣。而奸諛是任。秦之元氣既耗。而醫師已亡矣。一旦疾病交至。魚爛而不收。將誰使救哉。嚮使始皇平一海內之後。衆建宗室。以庇本根。分封功臣。以爲藩輔。廣收六國之英豪。擇其忠賢。以共憂民患。然後解去密網。行先王之仁政。剷除橫斂。復什一之中制。戢平戈。藥弓矢。以息瘡痍之民。發倉廩。散幣帛。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徭少事。以佐百姓之急。敬老慈幼。以革偷薄之俗。使普天之下。元元之衆。驩然各得其所。欣欣然知戴其上。雖有田常之臣。不敢竊國之靈。蚩尤之徒。不得使爲亂也。藉令患生於不測。則賢智之士。相與戮力。順民心而去之。譬諸摧朽。不勞餘力矣。釋此不爲。乃欲以區區智力。絕天下未形之患。一敗塗地。何足怪哉。且以周之初基。天下之患。莫急于商民。與諸侯也。方且封國八百。因商民以立武

庚未幾而三監淮夷徐奄之亂相繼而作。武王之防患似若疎矣。然而豐鎬之業安于泰山。卜世之長終過其歷。是無他故焉。周之先王積德累仁。在民心者深厚。又有周召毛畢之徒。相與維持而扶翼之。故不測之患不足爲周之深患也。後之欲防患者。借周秦之事以觀之。則思過半矣。視長沙過秦論。文則稍不及。而識義過之。民風士習。國家之元氣。元氣旺雖有疾無損。而大臣則醫師也。故人君當預養人材。以待不時之用。漢唐明皆屢經禍亂。而皆有人出而已之。國幾濱危。而神鼎永固。豈非醫師良哉。王崇炳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太

秦

慮下必預防。因病服藥可矣。然脩德以固民心。養賢以作良醫。此又爲帝王不易之法。所謂不防之防也。苟此之不察。而他務是圖。是防之不得其理。適足以啓天下之患矣。
薛孫履誠

論語論

唐仲友

論語者。孔門弟子所錄講論之語。故總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龔奮夏侯勝魯扶卿蕭望之之徒。傳之古人。出孔壁與魯論同。惟分子張問政一章爲一篇。故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馬融爲之訓說。張禹本授魯論。兼講齊說。合而考之。刪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周氏包氏章句出焉。鄭康成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古爲之注。魏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謂之集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五

論語

解齊論遂亡。古論篇次亦不復見。梁皇侃本晏集解兼取晉江熙集衛瓘等十三家。附以諸儒訓釋名字。出十三家外。唐賈公彥韓愈爲之註疏。皇朝邢昺奉詔刊定。本晏集解刊校侃疏。約而修之。賈疏韓注不傳於世。筆解托之愈及李翱。非其本真。自曷疏後。論語之說益多。程氏發克己一貫之學。繼之者紛如矣。孔子抱帝王之道。當春秋之際。無位以行。設教洙泗之上。弟子頗從之游。而觀於周。反於魯。不用則適諸侯。反復齊衛杞宋陳鄭楚蔡之郊。雖所至之國。必聞其政。名卿大夫執轡問道。終不能多。我困危聖人樂天知命。不失其時。而四方弟子歸之。其後三

千達者七十。蓋相與問答。講明是道。抑揚高下。長善救失。譬諸造化。隨物賦形。精麗本末。纖悉該備。子貢譬之宮牆。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然可得而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之嘆。曾子一貫之唯。庶幾及之。然聖道曲成。小大各得。學不躐等。教不陵節。得其片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皆可求至聖人之域。夫子既歿。曾子有子之門人。慮門人各有傳授。源遠而末益分。所傳者駁。因與聖道舛馳。乃相與論集。夫子與弟子及時君世人答問。并其常稱誦。應事接物。容貌禮節。問以諸弟子善言行事。不悖聖人之道者。畧以義類相附。謂之論語。凡二十篇。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粲然著矣。學者能以心會於一言。有所悟解。卽爲入道之門。所到淺深。則視學力之勤怠。心之作輟。漢儒數十家。大抵訓詁通而已。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發明。畧著大義。使學者自求而自得之也。近世釋者。極力探討。各以己意爲說。以爲聖人之道。盡在是。他所說者。皆非。則過矣。善乎司馬公之說也。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中之爲多也。然則羿能百發百中。而不能禁他人之中。何者的不獨爲羿設也。道未始私于聖人。聖人未始私于後學。則凡中乎的者。不必皆后羿之矢也。取其中乎的

者。舍其未中者。不敢自謂取舍之當。可以傳學者。始以開額蒙可也。雖然。吾猶未免于蒙也。亦資衆人之見。以自訓而已。

所論甚平淡。而大義悉包。末段似爲朱子而發。而氣甚和平。可以規其養矣。謂漢儒訓詁大義。使學者自求而得之。是也。然不起其鑰。則亦不能得也。用其言而盡汲其功。土芥視之。則不可也。奇孫驥識。

孟子論

唐仲友

漢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至趙岐謂外書四篇。似非孟子本真。獨條理其七篇。爲之章句。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孟子書之本末。岐言詳矣。未爲深知孟子者。故其言博。大尊顯。而未得其精微。蓋孟子之道。自荀卿不能知之。方列諸十二子。謂之罪人。卿以性爲惡。禮爲偽。其非孟子則立。漢楊子雲。唐韓退之。皆尊孟子。子雲稱其知言之要。知德之與。又稱其勇于義而果于德。若深知孟子者。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孟子醇乎醇。孟氏功不在禹下。可謂推尊之極。至論優入聖域。以道鳴。則未免與荀等列。孟子自明誠而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臣

孟子

荀楊韓不見性命之本。異乎孟子之論。後儒因謂孔子止言相近。子思謂之天命。皆不指言其善。自孟子指言而啓三子之異論。悲哉。何考之不詳。而不知孟子之心也。孔子之時。大道雖隱。而異端未熾。戰國之際。不勝異說矣。公都子之問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說蓋起如此。則發明性善。孟子豈強爲之說哉。因其紛擾昏迷。乎善不善之際。故以一定之論。發醖雞之覆。明人之皆可以爲堯舜。使人爲可勉。而天理不滅。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惟善不善混而不明。故明告之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惟性命離而不合。故明告之曰。性有命焉。命有性焉。君子不謂性命自一說之開明。而易繫中庸。昭若日月。誠知萬善具于一性。舜跖同于一天。味色聲臭安佚。隨所寓而無求。仁義禮智。聖人率吾性而可至。尚復有雞鳴而爲利。犬放而不求者邪。開明萬世之功。參于六經。豈若性惡善惡混。性有三品之說。反觀一心。尚如暗室者邪。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又謂大賢擬聖而作書。則象論語。取其旨意合同者。類而列之。尤未爲知孟子者。孟子願學孔子。乃在于聖之時。八卦始乾而終艮。乾之進退。存乎艮之行止。動靜時之謂也。故孔子不求苟同。亦不苟異。辭受去就。惟道是從。幾若夫子之無可無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重

孟子

不可者。浩然之氣。是乃乾坤之專。直翁闢其學。蓋深得于易。擬議以成其變化者也。故言行之發醇乎醇。其仁義也。微乎微。其性命也。謂其通五經。尤長于詩書。是以文求之。而未知其意。以漢儒待孟子者也。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軻所言焉耳。退之此說。較諸趙岐則象論語之言。見識殊矣。嘗以太史公書考伐燕之問。乃在湣王。凡孟子之書。言齊王者。皆湣王也。其稱宣王。問取燕者。皆當為齊王。傳之誤也。宋之稱王。乃偃之自立。是皆亡國之君也。而孟子且為卿焉。為其大夫言焉。以勝之禍小。猶勉以為善國。豈非聖人之意。以人之性。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孟子

孟子

禍而言。可謂驗矣。彼迂儒之言。何必病哉。本朝王安石尊孟子。以配孔子。而以財利變舊章。如人尊其祖父之象貌。而叛其訓者。司馬光惡安石可也。而作疑孟。至欲推楊雄以先之。雖不顯言其意如此。此如見子孫尊其祖先。而其術不善。併與祖先而疑之。是楚齊得失之論也。尊孟子如子雲退之。則可矣。而獨于性命之本。有所未達。程氏知孟子之大。而謂其未醇。則亦昧乎性善之說云耳。然則何以處孟子。曰灼見乎性命之本。大醇乎仁義之說。學力之極。致聖人之正宗。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孟子者。學知而至乎覺。利行而至乎安。深造之道。而及乎取之左右逢其原。大不足以盡之。進乎化而猶可知者歟。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孟子

孟子

深悉其妙。而舉其綱。非讀書有得。不能為此言。其云程氏昧性善之云者。以定性書微與孟子不同也。孟子藏